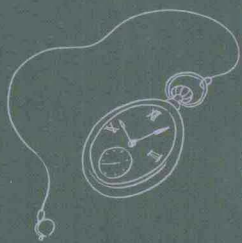


昔我往矣

白先勇自選集



劉紹銘主編

當代散文典藏

天地圖書



白先勇自選集

天地

- 書名 昔我往矣
作者 白先勇
出版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109—115號
智群商業中心十三字樓
電話：2528 3671 傳真：2865 2609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三十號
地庫／一樓（門市部）
電話：2865 0708 傳真：2861 1541

九龍彌敦道96號（加連威老道口）（門市部）
電話：2367 8699 傳真：2367 1812

印刷 海洋印務有限公司
西環德輔道西四四四號香港工業大廈一樓D座
電話：2819 5112 傳真：2855 1344

發行 利通圖書有限公司（港、澳）
九龍紅磡民裕街41號凱旋工商中心8樓C
電話：2303 1010 傳真：2764 1310

初版日期 二〇〇一年十二月
四版日期 二〇〇五年六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 COSMOS BOOKS LTD. 2005



白先勇先生在書房中

廿日我往公呆

白先勇

《世說新語》的《文選》卷中記載：謝安問諸子弟：「公何如？」何曰：「最佳。」謝安曰：「可。」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此「謝安問文選」之典故也。公呆感焉。從前吟《詩經》「曉到小雅」這幾句，總覺得不出於感動，一種不勝今昔的淒涼之感。雖公呆亦微，一寫

白先勇手跡

出版緣起

中國散文源遠流長，千百年來已形成一套完備的美學準則，上個世紀初翻譯文學盛行以來，大量各國的散文佳作譯介進來，也產生深遠影響。直至當代，兩岸分別開放後，海內外華文文學的交流日益深入，政治禁忌漸鬆，思想自由初具，散文創作也隨整個文化大氣候的回春而呈現生機勃發的景象。

海內外散文家人才輩出，風格各異，佳作紛呈，因為花多眼亂，一般讀者選擇起來未免費神，為方便讀者，也為集中呈現一批當代散文經典作品，因而有「當代散文典藏」的出版構思。

這個系列的作品將由整個華人文學的大範圍中去精選，先集中在當代，再長期積累擴充，篇目基本上由作家自選。在編校和印製方面，將採高規格的標準，爭取做到精益求精，以求不負作者的苦心，也不負讀者的期望。

天地圖書邀得劉紹銘教授擔任本系列主編，劉教授與海內外知名作家有廣泛聯繫，他的眼光與識見定可使整個系列更具文學價值，也更受廣泛認同。

科技新潮正衝擊舊有的人文環境，現代人空虛的靈魂又反過來渴求更豐富扎實的精神食糧，我們相信，這個「當代散文典藏」系列，將受到海內外讀者的歡迎。

天地圖書編輯部

導言

白先勇就是這樣長大的

劉紹銘

(一)

白先勇還年青。雖然近年文章發表不多，但我們知道他寫作從沒中斷過。到時機成熟，新作發表時，想會帶來另一回「白先勇熱」。

香港有識之士當然知道白先勇是《台北人》的作者。香港電台給他出過特輯。電視節目《百萬富翁》的題目中，亦用上他一篇小說的題目。

從文學史的眼光看，白先勇另有輝煌的一頁。他是《現代文學》（下稱《現文》）的創辦人。一九五九年暑假，他跟台大外文系幾個同班同學，決定籌辦一本以譯介西方現代文學和發表本土新生代作家作品為宗旨的雜誌。

白先勇弄到一筆十萬元的基金（當時電影院的票價是十元）。因只能動用利息，他只

好拿錢到一家鐵廠去放「高利貸」。誰料雜誌辦了九期，這家公司倒掉了，十萬元的本息，也全泡了湯。

除了為錢煩惱外，《現文》這位白董事長還要身兼雜差。組稿、跑印刷所，都包在他身上。

外援來到，大家喜出望外。於是由我集稿，拿到漢口街台北印刷廠排版，印刷廠經理姜先生，上海人，手段圓滑，我們幾個少不更事的學生，他根本沒有放在眼裏，幾下太極拳便把我們應付過去了。《現文》稿子丟在印刷廠，遲遲不得上機，我天天跑去交涉，不得要領。晚上我便索性坐在印刷廠裏不走，姜先生被我纏得沒有辦法，只好將《現文》印了出來。

多年後，白先勇回顧台大四年，覺得最有意義的事就是創辦了這本編輯無薪酬、作者無稿費、在財政上一直命若游絲、卻多次死而復生的文學雜誌。他倒說得對，「大概也只有有在我們這個重義輕利的中國社會，這種事情才可能發生。」

六十年代初，台灣還有一本廣為文藝青年重視的雜誌：《文學季刊》。黃春明的〈看

《海的日子》、陳映真的〈第一件差事〉、七等生的〈我愛黑眼珠〉，都是在本刊物發表的。

《文學季刊》和《現代文學》同樣以發掘和培養文學新秀為宗旨，只是編輯方針略有不同。前者注重創作，後者除刊登創作外，還兼顧西方文學評論和作品的譯介。《現文》的創刊號，就是由王文興籌劃的卡夫卡特輯。

當時在台灣的「土秀才」，即使聽說過卡夫卡名字，也沒機會讀過他的中譯作品。後來《現文》繼續了這個傳統，先後推出了喬伊斯、湯馬斯曼和福納克等大家。

大概由於這個編輯方針的關係，也因雜誌的創辦人 and 早期的作者譯者，幾乎清一色是台大外文系的窮學生，日後論者為了便於識別這本刊物異於同類的風格，常常會把《現文》目為「學院派」的「地盤」。

這有點冤枉。「學院派」確屬事實，不能抵賴，但「地盤」卻談不上。稿費也發不出的刊物，哪有資格劃地自封？最近重讀白先勇〈不信青春喚不回〉一文（一九九二），談到他初遇今已作古人的三毛的經驗：

一九六一年的某一天，我悠悠蕩蕩步向屋後的田野，那日三毛（那時她叫陳平，才

十六歲)也在那裏踟躕。她住在建國南路，就在附近，見到我來，一溜煙逃走了。她在《驀然回首》裏寫着那天她「嚇死了」，因為她的第一篇小說〈惑〉剛剛在《現代文學》上發表，大概興奮緊張之情還沒有消褪，不好意思見到我。……〈惑〉在《現代文學》上發表，據三毛說使她從自閉症的世界解放了出來，從此踏上寫作之路，終於變成了名聞天下的作家。

十六歲的三毛，正是小毛頭，跟學院沾不上邊。由此或可看到，《現文》實在沒有甚麼門戶之見。

(二)

《台北人》早成中國近代小說經典。裏面所收的故事，「哀感頑艷」者不少，絕對是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言情小說」上好材料。但白先勇鐵石心腸，從來沒有讓我們在他作品看到任何癡男怨女的旖旎風光。花好月圓人壽？有情人終成眷屬？你想呆了。

我在台大比先勇高一班，驀然回首，跟他論交也四十年了。他為人豪邁爽朗，極重情義。七十年代在美國看他在《現文》一篇接一篇的發表《台北人》系列小說，心中暗暗吃

驚，糟糕，溫潤如玉的白公子，怎麼變了用「忍情」的專家？他筆下四季穿著素白旗袍的尹雪艷，「冷艷迫人」。白先勇的小說語言，也一樣「冷艷迫人」，一點不像我們平日認識的濁世佳公子說話的口吻。

白先勇寫小說，作者的「自我」與書中人物的感情世界，涇渭分明。這是了不起的成就。《玉卿嫂》是白先勇大三時的作品，用筆名發表於《現文》的創刊號。當時台大法國文學教授黎烈文看了，覺得玉卿嫂寫得很「圓熟」，不像是閱世未深的青年人手筆。白先勇聽了得意，連忙招認是他寫的。

玉卿嫂是誰？在《驀然回首》（一九七六）一文中，白先勇有分教：

有一年，智姐回國，我們談家中舊事，她講起她從前一個保姆，人長得俏，喜歡帶白耳環，後來出去跟她一個乾弟弟同居。我沒有見過那位保姆，可是那對白耳環，在我腦子裏卻變成了一種蠱惑，我想帶白耳環的那樣一個女人，愛起人來，一定死去活來的——那便是玉卿嫂。

區區一對白耳環，想多了，就變了一種「蠱惑」，一種藝術的心理負擔。寫《玉卿

嫂》，就是要化解這種負擔。白先勇的「自我」與玉卿嫂的感情世界，卻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

《台北人》系刊，有不少篇章是跟民國史脈絡相承的。〈歲除〉、〈梁父吟〉和〈國葬〉是顯例。白先勇是將門之後。許多在他小說的人物，可能曾經一度是對他「尊前悲老大」的「眼前人」。他們的遭遇，白先勇感同身受可以，但若借機「自傷身世」，則容易流於濫情，失去了作品的客觀性。

我們細察上述三篇的文字，不難發覺，作者筆觸冷靜得像外科醫生的解剖刀。白先勇刻意要跟他的小說人物保持一段藝術的距離。

白先勇在小說藝術得到非凡的成就，靠的當然是他個人的天份和日後在文字上「苦吟」修成的正果。在這方面，他台大的業師夏濟安教授及時給他扶了一把。

雖然夏先生只教了我一個學期，但他直接間接對我寫作的影響是大的。當然最重要的是他對我的「登台」時的鼓勵，但他對文字風格的分析也使我受益不少。他覺得中國作家最大的毛病是濫用浪漫熱情、感傷的文字。他問我看些甚麼作家，我說了一些，他沒有出聲，後來我提到毛姆和莫泊桑，他卻說：「這兩個人的文字對你會有好影響，他

們用字很冷酷。」我那時看了許多浪漫主義的作品，文字也染上感傷色彩，夏先生特別提到兩位作家，大概是要我學習他們冷靜分析的風格。

(三)

白先勇的創作類型，一直是小說。他可能寫過新詩，或劇本，但我沒有看過，亦沒有聽說過。他沒「刻意」寫過像朱自清《背影》那類散文。所謂「刻意」，就是非常「自覺地」寫散文，像梁實秋、像余光中、像董橋。

但白先勇小說以外的文字，有不少是以隨筆或序跋形式發表的散文。寫小說，他「六親不認」，前面說過了。在散文字裏行間出現的白先勇，有血有淚，坦坦蕩蕩。

《樹猶如此》是紀念亡友王國祥君之作。王國祥患了「再生不良性貧血」，百醫妄效。一九九二年一月，王國祥五十五歲生日，白先勇提議到一家海鮮酒家給他慶祝，誰料惡疾到了末期的王國祥，蹬不上通到酒家那二十多級的石階，只好作罷。兩人回到王國祥家，煮了兩碗陽春麵吃。

星期天傍晚，我要回返聖芭芭拉，國祥送我到門口上車，我在車中返光鏡裏，瞥見

VIII

他孤立在大門前的身影，他的頭髮本來就有少年白，兩年多來，百病相纏，竟變得滿頭蕭蕭，在暮色中，分外悚目。開上高速公路後，突然一陣無法抵擋的傷痛，襲擊過來，我將車子拉到公路一旁，不禁失聲大慟。

白先勇寫隨筆，信手拈來，不少日後可作文壇史話。他的小說系刊，除《台北人》外，還有《紐約客》。下面一段出自〈驀然回首〉的記載，可作《紐約客》緣起看：

暑假，有一天在紐約，我在 Little Carnegie Hall 看到一個外國人攝輯的中國歷史片，從慈禧駕崩、辛亥革命、北伐、抗日、到戡亂，大半個世紀的中國，一時呈現眼前。南京屠殺、重慶轟炸，不再是歷史名詞，而是一具具中國人被蹂躪、被凌辱、被分割、被焚燒的肉體，橫陳在那片給苦難的血淚灌溉得發了黑的中國土地上。我坐在電影院內黑暗的一角，一陣陣毛骨悚然的激動不能自己。走出外面，時報廣場仍然車水馬龍，紅塵萬丈，霓虹燈刺得人的眼睛直發疼，我蹭蹬紐約街頭，一時不知身在何方。那是我到美國後，第一次深深感到國破家亡的徬徨。

去國日久，對自己國家的文化鄉愁日深，於是便開始了《紐約客》，以及稍後的

《台北人》。

宋明話本的說話人，好站到台前來向聽眾「言志」，說三道四。今人寫小說，引此為戒。白先勇迷戀崑曲，到了情癡地步。《遊園驚夢》的錢夫人，一舉手、一投足，都是白先勇對崑曲海誓山盟的符號。但他沒有以小說言志。他對這一派演藝的認識，日後以隨筆《驚變》（一九八七）曲曲傳出。他在上海看了上海崑劇團《長生殿》的演出，回來吐了心聲：

崑曲無他，得一美字：唱腔美、身段美、詞藻美，集音樂、舞蹈及文字之美於一身，經過四百多年，千錘百煉，爐火純青，早已到達化境，成為中國表演藝術中最精緻最完美的一種形式。落幕時，我不禁奮身起立，鼓掌喝采，我想我不單是為那晚的戲鼓掌，我深為感動，經過文革這場文化大浩劫之後，中國最精緻的藝術居然還能倖存！……崑曲一直為人批評曲高和寡，我看不是的，我覺得二十世紀的中國人的氣質倒是變得實在太粗糙了，須得崑曲這種精緻文化來陶冶教化一番。

不讀白先勇〈少小離家老大回〉的尋根隨筆，不知他的遠親「大概是從中亞細亞遷來的回族」，始祖是伯篤魯丁公！這支「少數民族」，對中華文化貢獻可大。李白「大概是回人」。《聊齋誌異》的蒲松齡「大概」也是。我在嶺南大學的同事馬幼垣亦「大概」如是。

白先勇說，桂林除了山水甲天下，米粉也是天下無雙。

因為桂林水質好，搾洗出來的米粉，又細滑又柔韌，很有嚼頭。……我回到桂林，三餐都到處找米粉吃，一吃三四碗，那是鄉愁引起原始性的飢渴，填不飽的。我在〈花橋榮記〉裏寫了不少有關桂林米粉的掌故，大概也是「畫餅充飢」吧。外間的人都稱讚雲南的「過橋米線」，那是說外行話，大概他們都沒嚐過正宗桂林米粉。

藝術家生活於公私兩個世界。寫小說的白先勇，不可靠。要識「正宗」的白先勇，要讀有「嚼頭」的文字，得讀他的散文、隨筆、雜文。